

橘洲



责编/任波 美编/吴志立 校对/欧艳

猪血丸子和糍粑

刘新昌

这猪血丸子没白吃。

与猪血丸子的“黑”相对的，是糍粑的“白”。

打糍粑是邵阳人过年的重头戏，往往要选个晴好的日子，全家老小齐上阵。灶上的大铁锅里，糯米蒸得软糯喷香，被倒进青石凿成的臼里，身强力壮的汉子们举起粗壮的木槌，一上一下捶打，糯米团在重击下变得绵密柔韧。

妇女和孩子们则在在一旁帮忙，将打好的糍粑扯成小团，揉捏成圆饼状，讲究的人家，还会将做好的糍粑放进雕有“福”“寿”等字样的木质模具里，印上吉祥的花纹。

糍粑无论煎、煮、烤，皆是美味。咬一口，软糯的米香在唇齿间化开，软糯糯的、甜津津的，是孩子们喜欢的零嘴。

老人们常说，糍粑的“白”象征着纯洁与圆满，而“打”糍粑的过程，则寓意着家人齐心协力，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甜。如今，虽然超市里也能买到现成的糍粑，但邵阳人还是偏爱自家打的，因为那里面藏着柴火的味道，和家人围坐时的欢声笑语。

猪血丸子和糍粑，一黑一白，不仅是味觉的盛宴，更是情感的寄托。猪血丸子的黑，是岁月沉淀的厚重，是游子行囊里的牵挂；糍粑的白，是初心不改的纯粹，是家人团聚时的温暖。它们像我们邵阳人的性格，既坚韧又细腻。

大年将至，再过几日，我将循着年味，回到家乡，第一顿就先安排香喷喷的猪血丸子和软糯糯的煎糍粑吧。

一过南方小年，传统新年便近了。

早上起床，忽然想吃家乡的猪血丸子和糍粑了，但翻遍冰箱，也没找着，心情难免有点沮丧。

这两样食物，看似寻常，却藏着我们在长沙旅居的邵阳人过年时最执拗的仪式感，也是刻在我们骨髓里的乡愁密码。

在我们邵阳，腊八过后，几乎家家户户都要开始“霸猪血丸子”（地方口音，“制作猪血丸子”的意思）。

主妇们将压制成型的豆腐块捏碎，再拌入新鲜的猪血、肥瘦相间的五花肉丁，撒上辣椒粉、五香粉、橘皮碎，反复搅拌，直到所有食材搅拌均匀，才开始“霸圆子”，先是捧上一团馅料，放在手心上，然后开始左右手倒腾，反复搓揉按压，直到一个圆润饱满的猪血丸子成形于手上。

读书时，我一度以为这种“手上功夫”简单。有年寒假，写完作业，看到母亲正在做猪血丸子，于是主动帮忙。我学着母亲的样子，搓着手中的丸子，可不管怎么努力，也做不出她那般圆润。那丸子，不是这边缺了一角，就是那边凸了一块，引来哥哥姐姐们的一阵嘲笑。

猪血丸子做好后，一般会整齐地码在竹筛里，然后移到伙房的横梁上挂着，下方就是柴火灶，灶里放些谷壳、花生壳等容易生烟的柴火，随着青烟缓缓升腾，丸子慢慢收拢变干，最后熏成紫黑黝黑的一团。

据说这技艺始于康熙年间，当年邵阳汉子挑盐远行，妻子便将猪血、豆腐与肉揉捏成团，熏干后让丈夫带在路上，既耐饥又解乡愁。如今，这“黑色珍珠”早已成了邵阳年夜饭桌上的主角，洗净煮熟后，切片，与蒜苗爆炒，腊香混着辣味在舌尖爆炸，便是最熨帖的年味。

我有个文友老邹，他与糍联大师马铁麟老师交情匪浅，有次到我家喝酒，吃了猪血丸子后，立即吟诵起马老师《猪血丸子赋》：“雪峰之麓，邵水之阳，文明古郡，美食奇乡。诸多嘉味珍馐，声震遐迩；更有猪血丸子，名冠群芳。

豆腐、猪血、肉丁，主材出于种养；岩盐、石膏、泉水，辅料自有配方。捏拌拍揉，制作全凭妙造；笊装熏烤，家传程序周详。天赐食材，人施巧手，可谓天人合一；或纳阴凉，或施阳火，烘焙恰合阴阳；密实抱团，寓意团圆团结；红心铁面，彰显铁血阳刚。人道是古宝庆地道美味之经典，分明是大中华文化美食之华章。美乎哉，一旦烹饪上席，顿顿涎沫流长。观其色，黑红油亮；闻其气，腊香劲爽；品其味，不柴不腻；视其形，或圆或方。切片入口，齿颊留芳。唤醒儿时之记忆，激发游子之情商；感念父母之劬劳，体悟家乡之厚实……”

听得我热血沸腾，拍手称快，

冬日的清溪村

谭仲池

温暖的阳光洒满农家小院的篱笆，挂在树枝上柔柔摇曳。书屋里亮堂堂架起来，架子上摆齐的书籍放射着耀眼的光芒。

周立波回来了，他的身影在老屋出现。一群年轻作者围着他笑语盈盈，从山乡巨变到乡村振兴，脚下的路越走越宽广。

是啊，这片古老的土地还是这样醇厚，可茶子花香和书香已飘向诗的远方。

岁月不会老去，溪水永远流淌。我们都会和你一样，深爱故乡和乡亲，成为一个早晨的歌手，每天都把太阳歌唱。

萧相博诗会

易衡卫画梅



个追求高效的年代，人们反而愿意慢下来，花费大把时间奔赴一场关于年味的仪式。因为真正的年味，从来不在精致的礼盒里，而在粗糙而温暖的人情中；不在朋友圈的九宫格，而在与亲人分享同一碗热汤时，心头那颤动的暖。

也许，我们永远无法完全回到过去。但至少在这一刻，在这一碗热气腾腾的汤碗里，我们找到了通往童年的密道。那里面藏着最朴素的年味——它关乎分享，关乎相聚，关乎对生活最本真的热爱。

而所有的奔赴，都是为了确认：那些美好的东西，其实从未远离。它们只是换了个形式，等待在某个寒冬的傍晚，被一碗年味的热汤重新唤醒。

蓦然回首

惦记福临三棵树

沐刃

影珠山下，有福临。

这三四年间，出于这样那样的缘由，我已经四上福临。每次都上山，享受那立于影珠山巅纵目远眺的快意，还会在半山腰处任选一家民宿“寻味”乡间。

作为依傍名山且以丘陵地貌为主的福临，自然不会缺少树木。大部分树，只是车窗外一闪而过的影子，或者照片里朦胧的背景，而有几棵树，却时不时从我心底冒出来——甚至可以说，我越来越惦记它们了。

有一棵是无名之树，孤零零地站在思源堂侧一口池塘边上。这思源堂距离福青路上的福临驿站不远，曲曲折折车行几分钟就能到。

这棵树是我第一次去福临时偶遇的。那是2023年5月27日，同行之人忙碌着他们的事宜，我则选择独坐这树下，享受着春夏之交乡野特有的风情。

我一贯相信万物有灵，所以，那天专为这树发了条圈文：“不要以为，一棵树就只是一棵树，他可是明白人，看过的人与事，比我们多得多，透彻得多。他更是一个低调且包容的人，赞他夸他，他保持冷静；骂他辱他，他不动声色。所以，一旦遇见，便忘不了福临镇董家冲这棵树，尽管树一般是不不会被命名的。”

翻看当日朋友圈，我还配图写下这样的文字：“此时的乡村，微风和煦，阳光正好，四顾满眼绿意，稻田里百般生命，蓬勃在各自的节奏里；头顶的树叶沙沙作响，偶尔，风捎过来不同的鸟鸣声，成为应时而熟悉的点缀……”

这熟悉自然得益于我幼时在乡村生活的那些经历，而我之所以会对这棵树念念不忘，或许是因为它让我想起了洪久坳家门口的那棵法国梧桐吧。

树是什么？不同的人自然有不同的理解。在我看来，它不合群，是孤独的隐士，对环境的要求不高，比较克制，至少欲念不像人那么多。

是长成一棵挺拔刚正的有用之材好？还是长成“歪瓜裂枣”，看似毫无价值好？我想，这也许是千古之问，其答案还真不好说。

我惦记的第二棵树，是影珠山顶静养寺前广场方亭内那半棵大树，其实只剩下一截已炭化的树桩。

这棵银杏可是大有来历，据称植于宋辽时期，距今已经上千年，高约15米，需四人合抱。遗憾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遭雷击而突发大火燃烧，“翌日村民用泥土掩灭，幸存此桩。”

我相信，这棵树亲眼目睹或听闻了八十多年前腰子坡上那场全歼日军山崎大队的激战。我甚至觉得，它坚韧地活下来，就是要把自己活成一个证人，证明不屈的中国人是不会轻易放弃，更是不可战胜与奴役的！”

有谁知道一棵树活着的真正理由？或许，它们活着，原本就不需要理由。能够顽强地活着，挺过严寒，挺过干旱，见过丰盈、见过亏欠，经历过欢喜、也经历过灾祸后依然活着——就像静养寺前这棵银杏，活得足够长久，就够了吧。

最让我惦记的那棵树，其实不是树，是一个人。其精神与人格已深深扎根于历史，虽不张扬，却一直在惠泽一方——他的名字里有个“树”字，他就是陈树湘。

这个普通却不凡的名字，或许静默了不短的时间。但，静默并不表示他不存在，甚至被人彻底遗忘。当他的故事被罗开富在《红军长征追思》里再次讲述，尤其是新时代被习近平总书记提及之后，这棵初生于枫树湾的树越来越根深叶茂，荫庇一方，又持续赋能。

树湘精神的特质是绝对忠诚。树也一样，只要有水、有阳光，就会倔强地生长；一旦扎根某处便立场坚定，从不挪窝。

或许有人会因此觉得，一棵不会行走的树难免孤陋寡闻，视野局促，其实，树是从来不缺信使的，动物、微风甚至土壤都会成为它的帮手，既接收、容纳各种情报与资讯，也把生机与希望播撒到四面八方。

在这个世界上，有几个人能够自信地说，我比一棵树高明？树看似什么都不做，只用无言却耐心的等待，把很多物事熬成了虚无——而它，依然挺立于大地。

距离上次去福临，转眼已过去半年多。早就计划好了，今年油菜花开的时候，选择一个风和日丽的周末，我要约上三两好友，再上福临。尤其是，再会会这几棵树。



联联咏

春

丙午马年春声近，诗笔纵横气象新。长沙诗词协会携十三家基层协会以联创形式，合撰十四韵七言排律，既完成了一次跨越时空的诗意接力，更展现了星城文脉多姿魅力的三重境界：一曰“联袂”，打通地域与

界别之隔，让市直分会、区县诗社、高校团体、女诗人工委问题共韵，展现古典诗词的代际活力；二曰“联创”，二十八句诗如十四面棱镜，既折射芙蓉锦绣、天心春早、湘江帆影等地域风华，又共织成星城文脉的整体锦缎；三曰“联情”，从鄂中古意到星沙营造，从沔新梅暖到黄堂晨光，在守律中见新声，在个性中见共鸣，最终以“伯牙弦”收束——道出了这场创作最深的旨归：诗词不在独奏，而在知音相和，文脉不在孤守，而在众手传灯。

此番创作，是新岁献词，是地城诗志，更是长沙诗词生态的生动注脚；同吟大道，共赴新春。

——朱世平（长沙市诗词协会会长）

湘江直起鄂中篇，楚客高歌更着鞭。（市直分会）袖引炭烟梳翠鬓，帆悬皎镜理瑶笺。（市女工委）蛇行锦绣芙蓉盛，骥啸祥和梦笔妍。（芙蓉区）马上功成还有我，天心春早已无边。（天心区）题诗蕉叶红枫地，煮茗云亭白鹤泉。（湘江新区）古寺鸣钟清韵远，新河蘸墨玉章传。（开福区）雨丰物润驰鸾驾，业旺文兴啼杜鹃。（雨花区）凤着廉峰重岭秀，花开靖港四时鲜。（望城区）碧湖吟籁连芳色，逸骏图腾向顶巅。（碧湖诗社）智造星沙擎壮志，冰融松雅沃良田。（长沙县）笛音三弄惊雷震，火树终宵看彩燃。（浏阳市）沔新梅枝欣自暖，高周尊鼎止流迁。（宁乡市）黄堂拂晓晨光满，讲席因承学脉延。（长沙学院）与诸君同藉此，临空吹响伯牙弦。（市诗协）

年味从未远离

刘军

每当腊月底的清晨，天还蒙着灰蓝的纱，姑妈家的前坪已传来猪的嘶鸣。热气从大铁锅里冒出来，熏红了前来帮忙的男人们的脸。孩子们捂着耳朵躲得老远，却又忍不住从指缝里偷看。

待一切安静下来，新鲜猪肉已挂在楼梯上，还冒着微微的热气。女人们围着灶台转，大块红烧肉在锅里滋滋作响，猪血汤在瓦罐里咕嘟着，刚灌好的香肠挂在屋檐下，油亮亮的。

那一顿饭，桌子是从左邻右舍借来的，板凳高低不一。大人们喝着自制谷酒，说着今年的收成；孩子们早早扒完饭，在院子里追逐，口袋里塞满了鞭炮。姑父会把最好的肉送给亲戚邻里，一条条五花肉用稻草系着，拎在手上还带着体温。这不仅是食物的分享，更是一份无需言说的情谊。

记得我刚到望城参加工作的这几年，每到快过年的时候，时任工会主席张姐总会张罗起来，选一个比较清闲的下午，挑几个能干的人去她家帮忙包饺子。晚饭时，办公室年轻的、年长的都来了，挤在不算宽敞的二室一厅里。面粉飞舞着，玩笑开着，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地滚着。等到热乎乎的水饺端上来，不管是领导还是新来的同事，都挤挤挨挨地坐在一起，站着

吃得也兴高采烈。一桌将近过年时的家常菜，几锅白菜猪肉馅饺子，蘸着醋和辣子，大家吃出一头汗，也吃出一屋子的暖意与笑声。这是一种脱离了血缘、却由共同事业与朝夕相处结成的“拟家庭”式的年底团聚。它不像乡村过年杀猪饭那样根植于土地，却也自有其温润的欢庆土壤。

后来，这样的过年欢宴场景越来越难见到。院子变成了停车场，过年聚会土灶换成了集成灶，连猪肉都可以在手机上下单。年味在便利中悄悄稀释，就像被反复冲泡的茶，渐渐淡得尝不出滋味。

今年的腊月，姑妈家的年味又架起了场——土灶、柴火、冒着热气的蒸笼、系着围裙的笑脸，一切熟悉得让人鼻酸。当第一碗剁猪汤端上来时，氤氲热气模糊了彼此的面容。自从工作后各奔东西的表姐表妹们相聚在姑妈家中时，忍不住聊起了各自记忆中的年味——奶奶包的饺子，妈妈做的冬水菜，爷爷磨的糯米糍粑。我们突然明白，年味从不是失落的光阴，原来，食物不只是食物，是亲手制作的温度；团圆不只是形式，是心贴在一起的暖意。

是的，年味从未消失，它只是从日常散落进了记忆，又从记忆回到了这跨越千里的相聚里。在这

斑马线 红绿灯下 讲文明 安全行



文明出行 安全相随

长沙晚报社 宣